

鐵馬金戈懷往事

胡競先

由騎兵旅到騎兵學校

余於民國十五年十月卒業黃埔軍校四期之後，曾參加北伐，旋入日本騎兵學校深造。於民國二十三年，充騎兵十一旅副旅長，適騎兵第一旅旅長李某，因故請辭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欲調我，遞其遺缺，電召南昌晉見，此為我單獨親謁之始，彼時蔣公謀國事忙，匆匆數語，即囑余候命，準備赴安徽霍邱，接充騎一旅



本文作者胡競先將軍近影。

旅長之職。事後因騎一旅副旅長張介臣，偽刻該旅上尉以上官員圖章聯名具呈申說張氏如何優良，全旅官兵，均甚擁戴云云。呈文由有力者上達蔣公，張氏因得升任騎一旅旅長，張某旋因犯罪被撤職，此後信譽掃地，不知所終。是年冬，余奉蔣公核派升充騎十一旅旅長，時駐皖北臨

淮關一帶，部隊散處，整頓艱難，欲移駐開封集結，直隸劉公經扶（劉時將軍字經扶），逕赴廬山，請示蔣公，蒙准所請。約將一年，部隊整訓大有進步，中央陸軍整理處，將中央全部騎兵，統歸何柱國將軍率領，余率部進駐歸德奉令改旅為團，任余為騎七師十九團少將團長。改編之時，原有團長張傳富者，係察哈爾著匪收編，以團長被調，陰約其舊部，謀不軌。余固疑其有變，先使人偵之，無所報。後見其團一理髮匠，故意招之理髮，雜以閒語挑之，該匠有欲言而不敢發者，心異之，而伴為不知。夜半，召可疑者，以威訊之，案情大白。當將張傳富及與謀者，分別拘辦。時距發難之期，僅一日矣。禍弭未然，實天助也。

旋率團西上，圍剿共匪於隴東。受師長

門炳岳之指揮，門炳岳心胸狹小，竟然忌妬排擠我部，當共匪殘部由毛兒蓋竄擾陝北之初，余奉命以一團拒守於固原所屬之青城、開石嘴一帶，陣地係與門炳岳師成一橫線，余團由午前六時遇敵，戰至午後四時，匪不能前進一步。迭以報告：請求增兵堵剿，而師部控制兩團騎兵於左翼，約距二十華里之瓦亭，一兵不發，及至向晚，匪見我團陣地難破，乃將團與師之聯絡線衝斷，竟由此空隙而得東竄，安全到達延安。竊揣門師長用意，係陷余團孤戰，欲假匪手殺余，其狠毒加余一人，固無足論，而遺國家日後大禍，其罪實無可逭，豈關氣數也哉？此一經過，為軍長何柱國所悉，以余敢戰無功，原因有在，特以溫語慰勉，而益增門師長之忌。環境難安，留恐及禍，迨至息戰駐防，毅然請退。何柱國將軍欲以軍部參謀長相畀，雖感其意，誠懇請辭，而改就軍校少將騎兵科長之職。

余在軍校騎兵科長任內，適十一、十二兩期騎兵學生，在校受業，十三期猶在入伍，余勤謹將事，盡忠職守，深得同學同事之愛助，相互合作，情感極為融洽。彼此口碑爭傳，本校騎兵先後期同學，對余均繆加讚譽。抗戰事起，調職騎

兵軍官教育班主任，召集舉國騎兵各軍師之初級軍官，授以騎兵學術，及精神教育。每期來班之肄業學員，歡欣載道，情緒熱烈，戰志昂揚。惟因抗戰關係，班址輾轉洛陽、蘭州，終至天水。居恆感念騎兵衰微，抗戰需要，頻上書請求恢復騎校。迨至民國二十八年，始奉命籌復騎校於天水，余親董其事。隔歲民國二十九年，赴渝報告騎兵學校籌備復校概況，蔣公知余登記請見，手令總務處：「應先查明胡競先有無犯罪之事」，好在該總務處長為竺鳴濤同學，渠對騎兵界頗為熟悉，知余為他人所累，比即回報：「胡競先並無罪行」，越日即蒙召見，蔣公訓勉有加，當即委余為騎校中將教育長，仰維領袖 蔣公，謀國萬機，猶能憶及細事，其偉大精察，至足驚異，而我行能無狀，無特殊造就，殊為可羞！誓將騎校辦好，以報國家，上慰 領袖。

天水騎兵學校風雨

余任騎校教育長，頗不自量，欲肩騎兵改造之責，汰舊創新。相偕共事者，多一時之彥。時會雖艱，不懈猛進，期年之間，幸有規模。不料門炳岳氏，以作戰不力，為傳作義電呈，奉委座令准撤職。調軍訓部騎兵監，派赴天水騎校，成立騎兵巡迴教育班。余以事出突然，門氏居心險詐，前事有鑒，後果堪虞，乃電層峯懇請病假入醫院。同時電向白崇禧部長辭職，旋奉委座電召赴渝，到達重慶之後，先謁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商震，蒙告白部長會親攜門炳岳電及君電，轉呈委座，故有電召君來，須謹慎請示為要。余雖為

霹靂所攝，祇有硬着頭皮請謁。委座見余，便怒聲斥責，余自言不善處，至累 鈞座生氣。蔣公聞言，似感話裏有話，旋云：「好吧！汝聽候懲辦吧！余始從容敬禮而出。旋謁白部長崇禧於璧山，彼以溫而厲之言態相責。其時適黃維同學，主辦第六軍官分校，亦有事故發生。記得白部長曾云：汝與黃維同樣輕舉妄動，可欺可笑！余因柔聲請曰：部長可否容我申訴。蒙其准許，始將向與門在甘肅剿匪一段往事，詳為申述。白部長聞畢，愕云：真的嗎？余答：當時騎兵軍長為何柱國，如不見信，務請電詢。因知白何係廣西同鄉，關係頗好，故有斯請耳。嗣聞白何兩人，果有電報來往。白對我誤會冰釋，旋代向 蔣公解已繫之鈴，同時屢促余返校，滿天風雨，轉放晴光，然而險矣。

余返騎校，繼續進展校務，猶幸耕耘有獲，歷屆畢業員生分赴部隊抗戰，均能貢獻技能，明恥報國，而無不良之習氣。且來校者，或係參觀，或係校閱，咸承交口讚譽。中央校閱委員會，於校閱騎校時，對余有「精明強幹，清廉自矢，上下翕服」之好評，事為 蔣公所聞。余於民國三十二年，赴渝述職，竟蒙 蔣公賜宴相勞曰：「聞汝不苟所職，殊堪嘉許，嗣後尤當努力」。余敬謹遜謝，當以不負 領袖期望為對。回憶同領宴者，均係各大學校校長，計內有臧啓芳、顧毓琇先生等十餘人，武職僅余一人而已。陳布雷先生亦在座。

余在此抗戰大時代中，理應有所樹立，因研擬發展方策，繕成計畫一書，上呈 蔣公，邀得

採納。民國三十三年夏，奉 蔣公電召赴渝，見余便謂：汝的計劃，我已閱過，准汝於兩年之內，在騎校次第籌成五個騎兵師，以應抗戰之用。囑先回校候命，并囑轉報胡宗南副長官。

民國三十四年 蔣公巡視西北，曾於七月一日蒞臨騎校，隨行者計有：白副總長、羅訓練總監、錢主任慕公、俞侍衛長濟公、方先覺將軍、蔣緯國將軍等。蔣公見騎校教育，頗有進展，欲畀余大任，面諭在騎校，速成若干騎兵師旅，以資抗戰，旋乃九月三日倭寇無條件投降，因整編國軍，以致發展計劃未付實行。抗戰勝利，準備行憲，蔣公明令不兼各軍事學校校長，余遂升為騎校校長。伏維 蔣公蒞臨騎校巡視，時因天熱，蔣公率隨行諸大員，俱在騎校前中山公園宴聚，應當為聯紀盛，藉垂久遠。因恭撰聯語：「斯園不小，收容渭水隴山，四面來朝呈萬象；此處有靈，會合雲龍風虎，一時駐蹕已千秋」。

遷校之議編練之計

抗戰勝利之後，我國欲採美式軍事制度，故有美國軍事顧問團之設。騎校聘派美國顧問十餘員，俱幸熱誠合作。惟因校址位在天水，苦無娛樂環境，在校顧問等不甘枯寂，建議移校北平。此項建議，係由彼國顧問團直達 總統蔣公，因召飛京詢問，余曰：此事困難萬分，不准為是。當蒙着余向美國顧問團會商，余遂囑向該團侃侃說明移校困難理由，頗得該團會商人員之動聽。比承該團派騎兵組顧問數員，同赴天水騎校，巡視一週之後，回京報告。該團團長，乃上書於我

總統蔣公，請罷騎校移平之議，上書有：「恭喜貴國，有這麼一個好的騎兵學校」等語。

民國三十七年秋季，戡亂戰局逆轉，余奉召飛京晉謁 蔣公，奉指示成立騎兵編練處，迅速編練騎兵若干師旅，以應國用。固知事雖濟急，因念國况顛危，祇好慷慨授命。惟請指派大員協助，蔣公遂以電話召林公蔚文，及其到達，便云：汝與胡校長商議騎兵編練事宜，迅速編練騎兵四師，汝須竭誠幫助云云。余與林公敬禮辭出。

林公謂余曰：這樣召我幫忙，還是頭一次，君真榮幸極矣。余笑答曰：全仗次長成全，（林蔚文時任國防部次長）遂將騎兵編練重要事件，番號人事諸大端，商得林次長同意，并懇林次長先以電話通知各有關機構主管，以便次第接洽。事經一月，大致就緒，即飛返天水騎校。

余原係奉命編練騎兵四師，但為易求才適職起見，乃將師之番號易名為旅，而旅之內容，係用師之編制。爭取時日，逐次編練一、二兩旅幸告編成，三、四兩旅猶待編組。突聞徐州失守，舉國騷然，時事已非，編練無形停頓。而我領袖蔣公，更為衆矢之的，余曾有傷時一律：

國基顛簸似飄蓬，外寇纒平又內訌。
人事追思綜錯裏，海天遙望晦明中。
那堪政局成偏統，祇覺輿情失至公。
一髮千鈞今日事，高呼朝野擁元戎。
旋復聞我先總統蔣公引退溪口故里，衷心如焚，又賦五律二首誌感：

(一)

晏樂以天下，總為安攘忙。
三民纒立憲，四海竟稱狂。
邪說成風氣，妖氛蔽日光。
中原誰是主，我欲叩穹蒼。

(二)

一官何所戀，祇欲見明時。
今日猶如此，他年更可如。
徘徊悲故國，慷慨憶吾師。
淚向南天灑，何人識我思。

民國三十八年西北戰起，余統率所部，隨同友軍轉進。數月之間，由陝西至甘肅武威、張掖，終至酒泉。猶冀新疆增兵入援，不料西北最高軍政當局，醞釀投匪，美其名曰：用政治方式，與匪言和。余不甘自毀革命人格，乃泣別部屬，幸得機飛渝，時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也。適蔣公以總裁身份蒞渝，曾晉謁面報一切。越二日，而西北變色。又不幾時，而大陸全失矣。

十年參軍吟韻自勉

余在渝將西北酒泉一般情況，面報總裁 蔣公之後，即覓機飛穗，住愛羣酒店。不數日，匪勢猖獗，人心惶恐。余適旅囊告罄，幸賴陳公初如，大惠相濟，得於匪陷穗垣之前一日，倉皇飛港。稍憩，轉飛台灣。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，耳聞鑼鼓慶賀之聲，心傷大陸淪亡之慘，有如萬箭叢胸，悵惘莫可言狀。旋登記晉謁總裁，蔣公意在報到，惟帶有書面報告上呈，係言旅途勞徼，生活困難，竟蒙於三十八年十一月四日，惠

賜新台幣叁仟元。此種隆恩，沒齒其能忘耶？隔歲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蔣公順天應人，復行視事，又蒙委為總統府中將參軍，顧念之殷，銘感無既。

余初任參軍，身受大陸沉淪之痛，耳聞奸匪之暴，心傷百姓之慘，頗欲獻替中興，報仇滅匪。自民國四十四年三月，奉命入國防大學第四期，研討美式軍學，因為曾辦教育，成績恐落人後。八月之久，踴勉從事，致罹糖尿之症，繼又患重舌，雖經醫藥治療均未奏效，一經繁劇，則疲乏不堪，而且期期向人，自慚形穢。進無健強之身，退有室家之累，此種痛苦，非局外人所能了解萬一。民國五十一年四月二日限齡退役，閒病期中，每有感觸，輒託吟韻，積有篇幅，連同舊作，輯為「馬蹄餘事集」出刊。所謂老馬伏櫪，空有千里之思也。回憶在將退役之時，曾蒙蔣公召見，知余患病，慰語有加，比卽賦詩誌感。茲錄原詩於後，以結束本文。

十載參軍半病中，藥爐相伴愧無功。
枉然心羨千秋業，怎奈形成一老翁。
元首見情多慰語，渺予益感有慚衷。
此生難作非非想，命合馮唐執戟終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即可收到
書刊。